

不自己



这个世上是否有人愿意无条件地付出，
用情人的眼神看你，用爱人的亲昵吻你，
用恋人的微笑包容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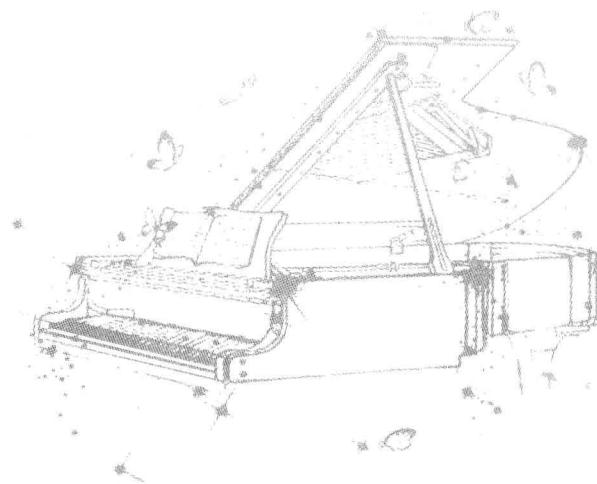


新世界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不而已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配 / 罪加罪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8

ISBN 978-7-5104-2356-7

I. ①不… II. ①罪…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5423号

不配

作 者：罪加罪

责任编辑：陈 琼 杨韦倩

装帧设计：视界创意

版式设计：唐晓林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5968（010）6899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5424（010）6832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6899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60千字 印张：20.5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2356-7

定 价：26.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8638

不配

C O N T E N T S

/001

C H A P T E R

01

相配热度 0°

为了拿东西，刚领完奖，妆都没卸就跑回来了？
沈馨馨，你虚伪的能力变弱了。

/017

C H A P T E R

02

相配热度 5°C

宁末离抽出手跟他轻握了一下：“我记得你，
你和馨馨的绯闻很有看头。”

/035

C H A P T E R

03

相配热度 10°C

开罪宁末离会死无全尸，开罪沈馨馨也自当让你尸骨无存。
就在这时，宁末离微微偏过头，嘴唇堪堪蹭过沈馨馨的，在她耳边舒了口气，低声说：“差不多了。”

/063

C H A P T E R

04

相配热度 15°C

你喜欢被我潜？可我不喜欢送上门来的。

/089

C H A P T E R

05

相配热度 30°C

除非我说Game Over，否则没人可以结束这场游戏。

/103

C H A P T E R

06

相配热度 40°C

杨凡拉了拉衣领，今天天气不热，可他已经满头大汗：
“或许，这是他追求你的方式？”

/125

C H A P T E R

07

相配热度 50°C

皇帝的思维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 /153 C_{HAPTER} 08 **相配热度 60°C**
沈小姐，你如果有什么想说可以用嘴巴说出来，请不要用眼神骚扰我。我只是想留住我的沈清，不是娱乐圈的沈女王。
- /175 C_{HAPTER} 09 **相配热度 70°C**
未婚先孕这种事不是很稀奇吧。
- /199 C_{HAPTER} 10 **相配热度 100°C**
丧失冷静是战争中最大的忌讳。
- /223 C_{HAPTER} 11 **相配热度 100°C**
反正你以后就是“跟着富豪贪慕虚荣的女明星”，我不跟你计较这些。
- /257 C_{HAPTER} 12 **相配热度 100°C**
聂先生小看我了，钱的味道我可是闻多了。
你有钱，难道我没钱？
- /277 C_{HAPTER} 13 **相配热度 0°C**
有时候真相如果太过残酷，还是忘记的好。
- /299 C_{HAPTER} 14 **相配热度 50°C**
我在24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
- /311 C_{HAPTER} 15 **相配热度 100°C**
我保证我们会有更幸福的未来。

为了拿东西，刚领完奖，妆都没卸就跑回来了？
沈馨馨，你虚伪的能力变弱了。

“昨天上午手术的病人情况怎么样？”

全省最大的医院住院部三号楼八楼心脏外科病房外，楼道里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消毒水味，来往间是病人和家属，以及身穿白袍的医生护士。

“目前稳定，家属都在陪同，我们会一直关注。”

“嗯，他的病情复杂，手术后的七十二小时要特别注意。”

“季医生，你要不要休息一下？这两天手术多，你都连着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下午又有一台……”医学院的实习医生肖安很担忧地盯着她的师兄——心外科医生季洽。

季洽言简意赅地打断她：“我没事。”

二人走进住院部医师休息室，护士组的同僚已经开始用餐，给他们俩订的盒饭摆在两个空座前。他们刚走进去，里面聊天正热的几人突然静了下来，一同盯着门口，季洽抬眼一扫众人，那些人立马低下头装模作样地吃饭。

“呦，季医生，来，就等你了。”心外科另一员大将郑氏笑眯眯地冲季洽挥了挥筷子，也只有他敢这么热切地跟季洽招呼。

“嗯。”

季洽在自己的位子坐下，立刻打开盒饭，拿出筷子，修长的手指所带出的动作干净利落，哪怕夹菜这么一个平常的动作都能流畅得引人注目。肖安坐在他边上的位置，看到季洽菜里有鱼忍不住说：“季医生，不如你吃我的排骨吧，等下还有手术，你得补充体力才行。”

郑氏插进来感慨道：“呵呵，小安很细心啊，是我不好，忘记季医生不吃鱼，不小心

给点上了，不好意思啊。”郑氏笑哈哈地道歉，吐字慢悠悠的，不知道是真抱歉还是假抱歉。

季洽连眼皮都没抬，继续吃他的饭。肖安见季洽没反应，很聪明地不再多问，安静地开始用餐。

休息室沉默了一阵，几名吃好的护士开始无聊地翻看起桌上的报纸。突然，郑氏眼尖，看到报纸背面的大标题：香港不眠夜，沈磬磬盼摘桂冠。标题旁是一幅女主角抵达香港机场时的照片，一身非常轻松的装扮，黑色墨镜遮去了大半张脸，看不清脸上的表情，对着镜头既不遮掩也不迎合。

郑氏指指报纸：“沈磬磬又要封后了？”

“什么？”

正看报的小护士文文急忙把报纸翻个个，还没看内容就叫道：“怎么她又提名了，这个话题女王。”

“让我看看。”另一个小护士小玉飞奔过去，凑上脑袋看了起来。

年纪稍大点的虞护士长没去凑热闹，但也不由说道：“呵，这两年沈磬磬风头正旺呢，刚拿了几个电影节的影后，现在又要到香港领奖去了。”

文文一边忙着看报道，一边评价道：“没办法，谁叫她后台硬，我上次看到一则报道，说他们公司有位高层什么关系都帮她打点好了，她就是挑个剧本，拍个戏，要什么有什么。”

一旁的小玉附和道：“我也听说她后台很硬，好像当初就是被潜规则进去的。”

“那是，要不然哪能几年就当上影后，人家顾念瑾跟她差不多时期出道，还在熬呢。所以说，人就得豁得出去，她长得又不是很漂亮，娱乐圈的水多深哪，多的是想出名的人。”

“你们这是嫉妒。”郑氏喝了口水，不紧不慢地说，“八卦小道的消息不可尽信，从那些狗仔队的嘴里，人家感冒都能说成怀孕。再说，一事归一事，她获奖的那部《倾巢》我去电影院看了，演得是好。”

“没想到郑医生喜欢沈磬磬这个类型的。”肖安掩嘴笑道，“可惜她就要嫁入豪门了。”

“你说什么，她要嫁入豪门了？也是，女明星什么的最终出路就是嫁豪门啊。她也到年纪了，再不嫁，有更多比她漂亮的女明星就要盖过她了。”小玉连连摇头感叹。

郑氏却撇撇嘴，说：“豪门什么的不说，她虽然不是那种很惊艳的美女，但胜在气质好，是男人都会多看两眼，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你说是不是，季医生？”

整个房间里，唯有季洽从头到尾没对这件事发表过任何评论，等到有人点他的名了，他才慢慢抬头，然后对上郑氏镜片后那双笑眯眯的眼睛。

季洽习惯性地拿纸巾将手指一根根擦过，嘴上淡淡地回道：“我觉得，吃不到就最好连看都不要看。”

对于这样的回答，郑氏挑了挑眉。

肖安侧过头看季洽，笑道：“我赞成季医生的看法，沈磬磬这种女人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离我们太远了，郑医生，回头是岸。”

郑氏像是没听见她的话：“看看她的电影又不会怎样，你看过吗？”

肖安想了下，说：“看过些她以前演的电视剧，说实话，我看不出她演得好。”

“她演的片子不少角色都很难驾驭。”

“看来郑医生是沈磬磬的忠实粉丝。”虞护士长听了半天，最后给下了个结论。

这时，季洽突然站起来：“我去准备下午的手术。”

“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肖安忙从后跟上。

“不用，你再休息会。”

季洽向来是说一不二，肖安立即停住了脚步。

“那我也去准备准备。”郑氏伸了个懒腰，也起身离开。

肖安忙喊住季洽：“对了，季医生，晚上的手术取消了，那聚餐……你来吗？”

季洽刚拉开门，略微迟疑了下，随即应了声。

“你们也要来，今晚是给季医生庆生的聚餐。”肖安立即对另外三人说。

文文坏笑说：“知道了，一定去，能把季医生拖出来，你本事越来越大了。”

肖安脸一红，拿手肘捅了捅她：“别乱说。季医生最近太辛苦了，我上次跟他提庆生的事，他压根就把自己的生日给忘了，所以我才决定安排一次聚餐。”

“哦，我闭嘴。”文文装模作样地在嘴巴上做了个拉上拉链的动作。

走廊里，郑氏跟在季洽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刚才我问的是你，看过那部《倾巢》了吗？”见他不理，又说，“喂，今晚有颁奖礼直播。”

季洽侧过半张脸，阴沉沉地说：“工作。”

“嘁，真无趣。”

晚上，心外科除了主任出国开会，一些老资格的医生婉拒了邀请，其他年轻医生和护士没工作的都来赏光季洽的庆生会。

刚落座，比季洽年纪稍大，算是他学长的蔡晓桐就打趣道：“我们肖主任的女儿面子就是大，季医生真是难得出来跟我们聚一次啊。”

另一位年轻医生也附和：“是啊，季医生你又不是有家室的人，工作要紧，但也得给自己放松的时间。郑医生，你说是不是？”

郑氏抽出一根烟，懒洋洋地坐在季洽边上，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而今天的主角却未置一言，脸上始终没有什么表情。肖安紧张地看着季洽的脸色，急忙扯开话题招呼道：“没有的事，菜都上来了，我们开始吧。首先，祝季医生生日快乐。”

所有人都拿起酒杯敬了季洽，饭局算是开始。心外科医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这些年轻医生更是心高气傲，现在坐下来吃饭，气氛虽然活跃，但总觉得隔了层什么。季洽又是个挺让人摸不透的主，好不容易散了饭局，肖安准备了第二个节目——唱K，几瓶酒下去，大家的兴致不免高了些许，都答应了。

“季医生，你去吗？”肖安有些紧张地说，“今天是你生日，要玩就玩得痛快点，而且下午的手术很顺利，明天也没有安排手术……”

“走吧。”季洽打断她的话，又随手拦了辆车。

肖安一愣，没想到季洽这么快就答应，随即有些激动地跟他上了车。

一行人唱到凌晨才意识到有点晚了，中间郑氏接了个电话，回到包厢时表情有点奇怪，他在季洽身边坐下后，凑过去说：“离你生日结束还有半小时。”

季洽不解地回头：“怎么？”

“没什么。”郑氏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大家松松散散地走出KTV大门，马路上已经很空，KTV门口只零散地停着几辆车，其中他们正前方的白色奥迪跑车尤为显眼，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

“这辆车挺帅的。”郑氏吹了声口哨。

季洽起初没在意，听他这么一说顺势看了过去，然后猛然愣住。

肖安正从后面走上来，问：“季医生，你怎么回去？”

季洽没回答，他微微眯起眼有些不确定地盯着那辆车。

突然，奥迪车车灯大亮，猛然后退，紧接着急速掉头，引擎发出的轰鸣声在深夜里尤为吓人。

季洽走到郑氏面前，漆黑的瞳孔冷得有些瘆人。

郑氏摊了摊手，无辜地说：“我只是实话实说。”

“怎么了？”肖安奇怪地看着这两个人。

“我先回去了。”

季洽快步走到路边打车，肖安都没来得及跟他说再见，手里还握着准备送他的生日礼物，她疑惑地问郑氏：“季医生怎么了？”

“哦，没事。”郑氏打了个哈欠，“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季洽打车一路向南，直到一处高级别墅区，车子在一栋联体别墅前停下。他下车后先去车库看了眼，原本这里只停放了两辆轿车，现在又多了一辆白色奥迪跑车。

季洽闭上眼，吸了口气，开门进屋，刚踏入一步就踩到地上的东西。季洽低头一看，是一只女士宴会包，再往里是一双红色水钻高跟鞋，以及，一尊金光闪闪的奖杯。这时二楼传来声音，他抬头看去，有人从楼梯上下来。虽然已经换下颁奖仪式上的礼服，但在水晶吊灯的照耀下，这个女人的脸上化着精致的妆，身姿优雅，散发着夺目的流光，她正淡淡地俯视着季洽。

“你……”季洽发觉自己嗓子有些紧，“怎么回来了？”

女人走下楼，手里拎着一个包，来到季洽的面前，微微抬起头，让大家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

“这里是我家，倒是你，跑这来才叫稀奇。”她说话的声音软中带硬，语气透着不屑。

季洽扫了眼地上的奖杯，说：“你得奖了？”

女人笑得有些夸张：“直播已经结束了，你看明天的报纸吧，季大医生。”

她弯腰拿起奖杯和宴会包，拎起那双高得惊人的鞋子，优雅地绕过季洽。

“你赶回来……做什么？”他的心跳有些急。

“拿东西。”她提起那只小行李包。

“为了拿东西，刚领完奖，妆都没卸就跑回来了？沈磬磬，你虚伪的能力变弱了。”季洽生硬地说。

沈磬磬冷哼一声，回道：“你撒谎的能力也变弱了，季洽。”

她关门关得很轻，一如她的优雅。

屋里彻底安静下来，季洽盯着水晶灯投射下来的光晕出神。

时钟已经划过零点，他二十九岁的生日已经过去。

他的妻子，在他生日的时候没有说一句生日快乐，来去匆忙。季洽仰起头闭上眼，他又有什么可期待的呢，他的妻子只是名义上的妻子。

对她还有期待的自己，是个真正的蠢货。

沈磬磬开着跑车离开别墅区，她右手边的副驾驶座上有一瓶香槟和一只包装精美的蛋糕，而她匆忙赶来结果是看到他和一帮朋友狂欢，没有看直播，更没有跟她一起庆祝的想法。十字路口红灯，她停下车，盯着那两样东西看了会，随即，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扔出了车窗。

对他还有期待的自己，是个真正的蠢货。

“报纸。”

沈磬磬还没坐定，就被人从头上扔下一张报纸。

“看了没？”

“还没。”沈磬磬一脸倦容，慢吞吞地把报纸打开，入眼的是她昨晚颁奖礼上的照片，金灿灿的奖杯旁，她难得笑得很开怀。

“一领完奖，女主角就不见踪影，庆功宴上让经纪人独挡记者的菲林，解释一下吧，我的影后。”

沈磬磬大致扫了眼报纸上的新闻，无非是大肆宣扬新科影后如何风光维多利亚港，至于其他的报道大同小异，都在标题上打出影后的靓影未出现在庆功宴上，与影帝的合影也缺席了。据经纪人透露是疲劳过度，心情又过于激动，所以身体不适先行回酒店休息了。

“你至少应该事先跟Ted说一声。”

沈磬磬不以为然地把报纸丢到一边，随手端起咖啡杯优哉地品了一口，才说：“我只不过考验考验他的应变能力，看来还不错。”

“哼。”对方冷声不屑道，“他跟在我身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沈磬磬敷衍式地点点头：“是是是，所以，不论什么场面他都能处理好。”

对方的食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私事。”沈磬磬简洁明了地说。

对方的视线有些阴沉，不过他的眼神向来阴晴不定，沈磬磬很习惯地无视掉那抹视线，卷起一束长发，说：“我们说好的，我签卖身契，可你管不着我的私事，宁老板，忘了吗？”

宁末离沉默了会，缓缓开口：“了了说想见你，你今晚过来。”

这不是询问沈磬磬的意见，而是不可违背的命令。沈磬磬无限优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开门，关门，自始至终没给一个字的答复。

办公桌后的人盯着那扇紧闭的门看了一会儿，复又低头专注起桌上的文件。

“我的姑奶奶，你是不是想累死我这把老骨头？”

沈磬磬瞥了眼身旁假装抹眼泪的Ted，凉凉地说：“您身子骨可硬着呢，累不死。废话少说，今天的行程？”

Ted鼓着脸，翻出掌上电脑，对着屏幕老大不情愿地汇报：“有很多人想约采访，不过知道你不喜欢，我都帮你推了，所以下午只有一个剪彩活动，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还有，到目前为止，包括程导、章导在内，大概有八个电影剧组发来邀请，剧本也都收到了。哦，李志云导演有部电视剧，其实看不看无所谓，那些电影不少都是大制作，你马上就要投入拍摄《绝代风尘》了，所以可以挑一本下半年拍摄的……”

沈磬磬支着下巴，无聊地望着窗外：“电视剧的剧本给我送到家里，我晚些回去看。”

Ted呆了呆：“末离说电视剧的剧本可以过滤掉。”

“我的口齿不够清楚吗？”沈磬磬凉凉地瞥了Ted一眼。

Ted立马做出一脸惶恐的样子，像是对女王一样，毕恭毕敬地说：“不敢不敢，我会派人送去的。”

沈磬磬这才满意地回过头，这时她突然想到什么，问：“晚会大概几点结束？”

“六点开始，我想九点应该能结束。”

沈磬磬皱了皱眉：“太晚了，给我找个借口，我七点就要离开。”

Ted嘴角抽搐了一下：“我的姑奶奶，你可是今晚的重要人物……”

沈磬磬不冷不热地哼了一声：“跟宁末离说去，他让我晚上去看了了。”

Ted立刻住嘴，一个人捶胸吐血：“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几年哦。”

车内安静下来，白色轿车平稳又快速地行驶在马路上，四月的阳光还不猛烈，透过车窗隐隐能看到天空中的那个发光体，但被滤光纸一挡，便不再有威力。现在是中午，还不到太阳最猛烈的时候，等过了下午两点，太阳才会渐渐收去肆虐的光芒，趋于平和，最终日落西山。

从东方初升到最后的日月交替。

这一个轮回，就如同一个明星在娱乐圈里的轮回，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早晨七八点的太阳逐渐为人熟悉，然后总有那么一次机会，如果把握住了便一跃成为耀眼的明星，上升到天空的高位，但盛极必衰，风华过后逃不过零落。只是有些人有能力在那个位置上多保持几年，有些人却是过眼流星，但无人逃得了过气的命运。

她现在正如这中午的太阳，光芒已经耀眼，却非最盛，她还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她还有很长一段路，而这段路却不比开头的艰辛轻松多少。

是从此一帆风顺，星途无限，还是时运到头，逐渐隐没，没个定数。

沈磬磬绝不是个就此满足的人，在这个圈子里她只会把目光放得更远，哪怕是用尽心计，也绝不漏算。

Ted偷偷观察着沈女王，黑超遮面看不出什么，想想自己昨天被无情抛弃，一个人当肉盾，实在委屈，忍不住抱怨：“你要回来也跟我知会下，好歹让我有个心理准备，昨天我还以为你遭遇什么不测，刚拿奖就被人灭口。”

偷瞄了一眼，沈磬磬没反应，于是胆子大了不少，继续埋怨说：“我知道昨天你那位生日，你跟我说我会帮你安排，总好过你一个人匆匆忙忙，万一被狗仔队拍到了又是一堆麻烦……”

“我不记得昨天是谁生日。”沈磬磬一个眼色就令Ted把还没说完的话硬生生吞进肚里。

Ted暗暗把这个姑奶奶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行径腹诽了一番，看看目的地差不多到了，也就不多说了。

没办法，人人都说沈磬磬八面玲珑，优雅又风情，但实际上她是个最难伺候的主，骂起人来让你只想赶快入棺材。虽然他跟过更麻烦的人物，但这种苦水只有身为经纪人的他独自吞咽。

车子停下来，沈磬磬没有下车，她向外望了眼，问：“今天中午吃什么？”

“日式料理。”

沈磬磬撇了撇嘴，不甚满意：“前天是不是刚吃过？”

“……你前天说很好吃，想再吃一次。”

“前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开车，给我换一家。”

Ted不敢有意见，只是奇怪她今天怎么火气如此之大。沈磬磬不顺心的时候，鸡蛋里挑骨头是她的拿手好戏，最遭殃的就是他。认识她少说也有五年了，她的脾性，Ted不敢自夸摸得最透，因为还有宁末离，但也算是颇为了解了，她皱个眉，他都能分清是胃痛还是头痛，或者只是纯粹看谁不顺眼。刚拿下一尊很有含金量的奖杯，正常人肯定兴奋好几天，这种事他也见多了，可沈磬磬一反常态，大概昨天晚上回来后某位没眼色的家伙又做了什么不知好歹的事。

Ted身为金牌经纪人自有道理，其一便是秘密可以知道，但不可以外道。

季洽从手术室里走出来，这场大手术让他精神极度集中，一放松下来全身都在酸痛。肖安从后面跟上来，递上一杯水：“还去病房吗？”

“嗯。”

“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要不今天就先回去休息吧？”

“不用。”

季洽今天早上到医院的时候脸色就不好，一场手术下来，更是变得跟他的白大褂一个颜色了，看上去他更像个病人。虽然担心，但肖安知道季洽不会改变决定。

“季医生，这个给你。”

季洽低头一看：“这是？”

肖安脸上微红：“生日礼物。昨晚本想散了的时候给你，但你走得匆忙。”

季洽接下，淡淡地说了声谢谢。

“不用谢。”肖安的脸更红了，又有些急切地说，“是一件T恤，如果款式不喜欢可以去换，发票什么的都在里面。”

“小安不知道季医生不穿T恤吗？”

肖安一愣，抬头看到病房走廊的那头郑医生正潇洒地飘来。没错，是飘，这个整个科室乃至全医院都有名的第一骚包男医生，走路时带飘，力求给人飘飘欲仙的感觉。

肖安心头一紧，尴尬地问：“是这样吗？”眼神不安地望向季洽。

季洽瞪了郑氏一眼，回头对肖安说：“不用放在心上。”

肖安顿时傻眼，原来真的不穿T恤，她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为了这件衣服，她可是挑了大半个月啊。

“为什么不穿呢，季医生穿T恤应该很合适啊？”

郑氏连忙解释说：“没办法，有人不喜欢呗。”

“啊？”肖安听不明白。

季洽手上一用力把郑氏推进办公室，回头对肖安说：“你去查下病房的情况，我一会儿就来。”

肖安很听话地走了。

“干吗下手这么重。”郑氏装作很疼地拼命揉肩膀。

季洽没有搭理他，独自坐下翻看病历。

郑氏丝毫不介意被冷落，凑到季洽耳边压低声音问：“怎么样，昨晚是不是火星撞地球啊？”

季洽手上的笔微顿，可还是不理他。

“啧啧，我闻到一股子火药味，你小子别憋着，要不然弄出个内伤可得去胃肠科找王爷疗伤，他小子下手那个狠……”

“你今天嘴特别贱。”季洽黑着脸打断他。

郑氏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就势往桌上一坐，顺手捞起一份报纸读了起来：“刚得到金樽奖最佳女主角的沈磬磬当晚并没有出现在庆祝晚宴的现场，据经纪人透露因其连日劳顿，得奖后过于激动导致身体不适，只好先回酒店休息，遗憾不能参加派对……我昨晚是不是眼花了，我怎么看到大影后出现在我们这了呢？”

季洽脸色又白了几分，扫了眼手边的报纸，沈磬磬一身高贵黑色长裙的照片刺得他眼神神经发疼。

“她是特地回来给你过生日的。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以为你在手术，人已经从机场飞奔到医院，可不好意思上来，就给我打了电话，没想到你正在KTV快活。”郑氏好像在自言自语，“我都说你昨晚应该乖乖在家看直播。”

季洽从照片上移开视线，盯着眼前的病历沉默了一会儿，终是淡漠地说：“她只是回来拿东西，仅此而已。”

作为刚荣膺金樽奖最佳女主角的沈磬磬，一时间风光无限，短短半年收获两个影后桂冠，哪怕她现在还不是女明星中的一姐，但如此风头只怕在一段时间里无人能及。

此时，最佳女主角正周旋在慈善晚宴的现场，白色碎钻露背长裙，把她优雅的气质烘托到最完美，即使她的容貌不是最美的，但她的光芒足以吸引每一个人的目光。

这是一种气场。

大腕和路人的区别就在于此，有些顶级明星靠十几年的打拼终是磨出了一身不凡，有了巨星的风范，但沈磬磬的这种气场好像与生俱来，有人说这是因为她有娱乐圈皇帝宁末离点拨，自然不同凡响。然而，不是有气场就能成功，懂得运用这种气场也是往上爬的必要条件，值得庆幸的是，沈磬磬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她的母亲也混过这行，但显然没她运气好，当了个小演员演了几个不入流的角色，最终还是被人遗忘到尘埃里去，潦倒一生。

沈磬磬绝对是个适合娱乐圈的人，她看得清娱乐圈的水流方向，知道就算这水再浑，她依然清楚顺流驶船，而不要逆流掌舵。

她唯一一次逆流，是初入娱乐圈的那一年，而逆的正是眼前朝她走来的这个人。

沈磬磬迅速把厌恶感压到最低，红唇轻抿，举杯笑道：“张导。”

“哦！呵呵，磬磬啊，恭喜恭喜，昨晚的颁奖典礼你可是最风光的一个。”

张显正，偏偏这人的人品跟他的名字完全颠倒，把道貌岸然、衣冠禽兽按在他身上都是侮辱这两个成语。虽然他拍戏一流，但为人下流，这在圈里算不得秘密，只算是个不能说的秘密，不管怎样，他手上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得罪他没好处。

沈磬磬对着越是讨厌的人，她越是笑得漂亮，而且是典型的敌杀我一百，我敬敌一万，可要扳倒眼前这个人，时机还未到。所以，哪怕想吐他一脸口水，也得对着这个人笑出来。

她一边和他碰杯，一边说：“哪里哪里，我这点小成绩哪里比得上张导，您的《路间》都拿去参加柏纳影展了。”

张显正已经喝了不少酒，脸上红得发亮，他也不掩饰自己的得意，笑嘻嘻地说：“磬磬，什么时候有空跟我聊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就当过眼云烟，都是误会。其实，我当年就很看好你，可惜没当上你的伯乐，以后可不能错过合作的机会，怎么样，下半年我在筹划一部贺岁大片，我悄悄告诉你，投资绝对超过这个数。”张显正比划了下手指，“你考虑看看，剧本过段时间我会派人给你。”

他一口一个磬磬叫得沈磬磬反胃，不过她仍旧优雅得体地回道：“张导过誉了，能拍您的片子是每个演员的愿望，我当然很乐意。”

“好，好，真是成长不少，人比以前漂亮了，性格也好多了。”

张显正眼睛里有莫名的亮光，正要继续说，边上又有人来敬酒，他们的谈话就此中断。沈磬磬看了看刚和他碰过的酒杯，心下生厌，走到一旁换了一杯。刚回转身，又被人围住寒暄，人红，不管阿猫阿狗都想上来贴着你套个近乎，至少混个脸熟。好在这次的高级慈善晚会主办方邀请的人很有规格，没有混进那些不入流的小明星，再不济也是个二线明星。沈磬磬是属于在受邀名单中钻石级人物，当然，她还不是最顶尖的，要数最有分量的还是天后安倩和天王方舜。

这两个人在这个娱乐圈的地位被誉为后五年无人可以动摇。

方舜暂且与她无关，至于安倩，她便是沈磬磬要将之拉下宝座的目标，虽然这次金樽奖她算是赢了一回合，但安倩在前年已经得过这个奖，可以说这次得不得根本无所谓，就连颁奖礼她都没出席。

他们才是今晚的焦点，能请到这两位一同出席，可见主办方下了多大的功夫。方舜为人如何，沈磬磬接触不多不太清楚，但安倩，她就不陌生了。

沈磬磬被几名同公司的艺人围着，那边安倩也被很多人围着，她应该看到沈磬磬了，但装作没看到。沈磬磬也装作不知道，跟身边的艺人亲切又不失距离地聊着，时不时假装无意地关注下时间，Ted还没出现。

就在她暗自决定要扣他这个月的薪水时，他总算出现在会场，然后假装急忙地凑到她边上说了几句，其实只有三个字：搞定了。而沈磬磬立刻装作面色一紧，随即含笑跟各位说失陪，然后跟随Ted从隐蔽的后门走出会场。

一坐上车，她就脱了高跟鞋，就连脸上的笑容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Ted已经非常习惯于她的变脸，他看了看车后，没有狗仔跟着，说：“你的善款我已经交付主办方了。”

沈磬磬有些疲倦地靠在后座上：“去宁末离那，绕个远道，别被人发现了。”

Ted先是一愣，很快应道：“好。对了，你手机有5个未接电话，还有7条短信。”

Ted把保管在他那的手机递过来，沈磬磬看都没看一眼：“不想看。”

她的手覆在膝上的小包上，里面躺着另一只手机，这个手机里只有一个号码，却一直未响过。

很多人以为像宁末离这样的金主，又那么懂得享受，个性吹毛求疵，肯定是住在半山别墅，或是自家山庄，很抱歉，猜错了，他真正常居的住所位于三环一处豪华住宅，还是最里面的一幢。这里离公司很远，开盘时也不是最贵的楼盘，沈磬磬当初问他干吗选这么个地方，他一边切着牛排，一边慢慢道：“风水好。”

反正这个变态的人变态的事多了去了，多一件少一件也无关痛痒。

轿车溜达了一圈，确定没人跟踪后，拐入万象天城。

沈磬磬问道：“我要的衣服呢？”

Ted立马双手奉上一只袋子：“全在里面。”

“明早老时间来接我。”

“好的。”

沈磬磬迅速下车，然后很快走进大楼。Ted看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这样的事他自然是见怪不怪了，但也正因为这种惹人产生不良联想的事，几乎让沈磬磬坐实潜规则这一名号。Ted抬头朝顶楼窗户望了眼，想到里面的人，忍不住叹了口气。

沈磬磬有这里的钥匙，虽然她并不乐意接受，但宁末离的理由是如果她送了了回家，他不在，绝不能让了了受委屈。

宁末离的家在顶楼，一层都是。虽然不是别墅，但里面的装潢只怕顶级别墅也不过如此。沈磬磬还未开门，门就从里头被打开了。

“怎么这么晚？”

宁末离脸色已如午后雷阵雨前天上飘的乌云，跟他身上黑色绸缎睡衣差不多了。

沈磬磬懒得跟他争辩：“绕了点远路，你也不想明天上头条吧？”

宁末离不响，转身往里走。沈磬磬换了鞋进屋，还没站稳，那人又发话了：“快去洗澡换衣服，香水味太刺鼻。”

沈磬磬看着靠在沙发上发号施令的男人，忍了忍，熟门熟路地走向浴室。

沈磬磬泡在水里，不停地擦拭身上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沐浴露的清香取代了Chanel的香水味。这是来宁末离家必做的功课，除非她未施粉黛便衣前来。

宁末离，沈磬磬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她对他的感觉，又恨又厌又敬又畏许多说不清的复杂情绪交杂在一起。这个人有很多头衔，最大的头衔莫过于金融业巨豪宁风独子，环艺传媒集团总裁；他还有一个为众人所知的身份，只不过这几年不太被人提起——天王影帝宁末离。沈磬磬好歹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五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识过，但真正让她看不清真面目的，只有宁末离。

只不过第一次不是在荧幕上，而是真正地看到他的时候，一向对美色麻痹的她都难免俗地被惊艳到。

踏入娱乐圈的人都有一个理由。可能百分之八十的人为了成名，百分之十的人热爱演艺，百分之五的人偶然机遇，还有最后百分之五的人怀揣各种不为人知的内情。

沈磬磬本名并不叫沈磬磬，这只是她的艺名，她原本有一个简单好听的名字：沈清。当她还叫本名的时候，已经一脚沾湿鞋，踏入这个圈子。她不是学院派出身，要摸入圈子免不了一番辛酸，和身旁那些眼望着成名，做梦都会喊着我要当明星的女生不同，沈磬